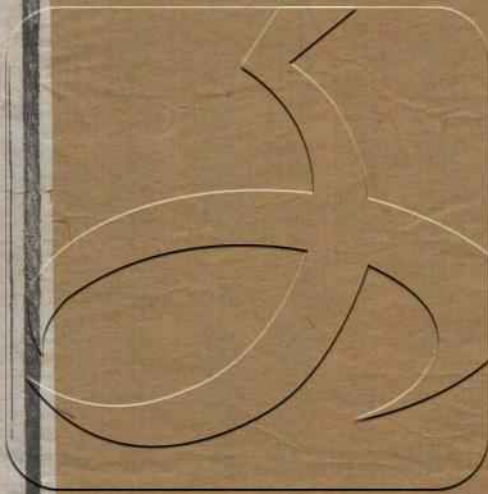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010
2005
2007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六

傳狀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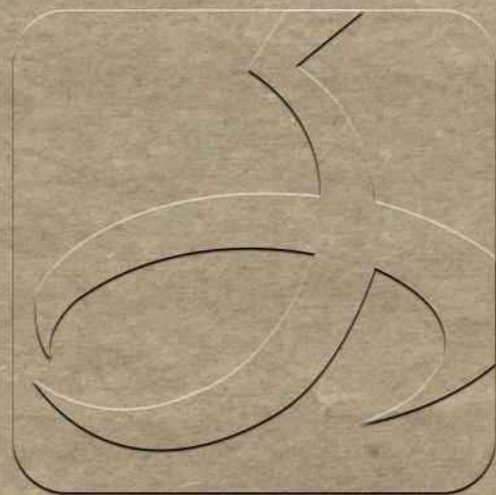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
 數騎出微行人古寺廡下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
 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
 史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
 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厥獄史朝夕獄
 門外逆閣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
 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
 草履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
 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



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昔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撲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日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尚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閒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

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

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曉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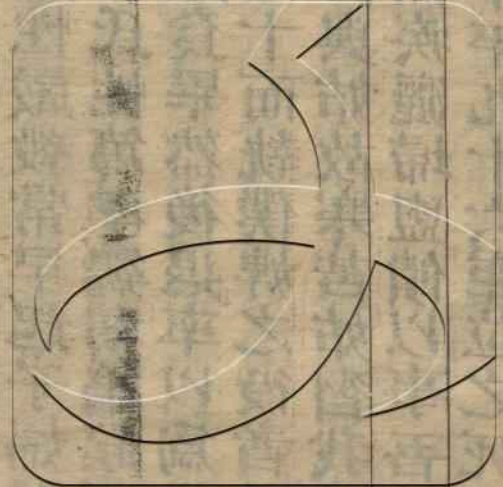
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節婦傳

方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吾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為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為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為生

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齋之母谷氏性篤孝鷄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為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為美談云



張清恪公傳

藍鼎元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為必可及辨義利關異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申官中書甲戌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己卯夏大雨北關隄決水汎濫入邑中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

彈章因申辨其略曰賑濟乃奉恩旨非敢於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飢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野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追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留心濶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改利運開注水南旺糧艘得過行遷江甯按察使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無異詞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

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陞福建巡撫八閩值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買米賑濟民得不飢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璧撫平之衰廉糾墨訪猾吏姦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齋峰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焉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徧城郭土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四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二載風聲日上當寧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暨徐州

乏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暫緩以紓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聞事後先一轍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扼吭不敢動先生直已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復視事辛卯秋江南鄉試物議沸騰蘇州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聞詔尙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命如揚州會鞠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衆孰視莫敢櫻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

請正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

不奉法兩江總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

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

迎趨附者雖穢迹昭彰亦可包荒含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

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贅

瀆可異者江南各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

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狂病至於如此之

極迨後揭榜不公主考臣左必蕃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

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

疑之及奉 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

實藩司書吏李啟供稱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

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軒三語

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
 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
 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
 甚者奉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命嚴加審明而
 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
 通同監臨提調擅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
 說情真事實不為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督臣雖
 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為
 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
 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可得皆由
 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
 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

照而督臣敢於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何等隆重而督臣

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

廷之舉人惡貫滿盈江南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

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賈禍臣非不知

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為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豎儒候

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

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

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

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况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性命

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

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

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

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姦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詔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間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留倉皇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邾行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不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詔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

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敢信微張伯行在彼江南腹削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之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噶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 當宁撥陰翳而揚日月得至於斯也江左士民歡聲徧郊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

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於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精粹可誦者為訓詁詳說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獻之於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濱海承平後水師戰艦多入主者橐或察驗以民船支兵聽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逸賊鄭蓋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慎有加動輒奏聞同事愠之甲午乙未閒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海案詔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案驗鵬翮劾先生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江城

陸廟中俟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閒纂修四書周易正宗為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胡某者僉人也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為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日曷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已舟易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日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雲霽浪靜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為意也至京召對乾清宮明日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

得霑實惠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命赴
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
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
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嘉之冬
十月母病乞假命於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口壬寅
春召赴千叟宴畢賜坐論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
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真能以百姓爲心
者也後召對淡甯居論事久暈眩色變命大臣扶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命
同親王大臣在乾清宮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蔭一子員外
郎未幾遷禮部尙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理學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

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會遺卷考
試官生翰林咸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雍祭告向
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
聖五代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予便蕃有加無已
每召進乾清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事或奏事跪
久輒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年七十
有五遺疏請崇正學厲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
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
加太子太保全禮祭葬諡清恪於恤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詔
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
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
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

正誼堂文集或行於世或藏於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激其障蔽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真爲學術人心之害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尙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卽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窞交訂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夔爭烈矣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余友陳子昭大爲余言申自然之爲人也余甚憫之昭大曰申自然者松江人也常爲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爲未發謀竟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赴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逸去旣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爲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旣懸於梁而胎殞犬守之隣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鬪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於旁自然旣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糊其口亦足自給轉徙至徐之沛縣會昭大之叔任沛縣教官昭大從焉故昭大得與自然遇也始相見時見自然之畫於準提菴

壁間昭大善之叩之菴僧而識自然是時昭大病氣逆已坐定而疾作自然進藥於昭大服之愈昭大德之歸謀於叔將授自然館自然曰吾與友十二人俱不可以俱止吾將以畫售其直給十二人裝然後從陳子遊約定即去去踰月復詣昭大曰彼十二人者吾悉遺之矣昭大客之幾踰年未嘗一言其事然性嗜酒飲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爲犬吠而後已昭大怪之一詢之不答至於踰年而後泣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殞隣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爲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我於衆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爲誰也吾於明時爲博士弟子豐於財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

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若諱也吾爲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知自然之爲人也會昭大以其叔之吏事之淮安自然有故友居山東呼自然去不及與昭大別遺書昭大曰吾年已六十餘吾家已無人吾亦無能爲矣吾賣畫得二百金當之宜興就君居以終老昭大誌之後一年昭大之叔罷官歸昭大亦去浦還於宜後二三日然自杭城又貽昭大書曰吾之友昭大獄得三千金可身死吾賣畫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昭大又識之久之聞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已行刑自然亦於是日扼腕死康熙二十年昭大館余家因論畫及自然爲余言自然本末云儲子曰異哉申自然之爲人也一博士弟子耳乃敢逆天命

國朝文錄 卷六十一
三
至滅其家而不悔何哉將所云殷之頑民者非耶然有明三百年來養士稱極厚士之登甲科者榮寵無與爲比今或棄其故主更求仕進就卑官而不之恥自然書生未食君祿乃能隱忍自立如此可謂庶幾於首陽之風者矣當革命時欲爲自然所爲者何可勝數至於糜爛其軀而莫知姓氏者皆是自然獨以善畫傳人固有幸不幸與天也

王崑繩傳

李 塏

王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游以樟清苑人明己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潔共談宋儒學源影齋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著兵論三十二篇謂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顛躓而古文卑衰亡矣三藩平後世尙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續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闡若璩輩皆集閣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懼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

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
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張鈴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
安身立命也倩君介予執贄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
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
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臾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罵貴顯時
流雜以諧謔搯微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
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
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叛天下震動王子笑曰
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
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回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鴛
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
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

立鄉官曰正曰叡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
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
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輳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
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
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厯象醫卜之類也
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亦醫
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
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
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
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
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
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

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菽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璽以罪賊復刑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

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閱予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予所庚寅遂卒於淮署一子兆符康熙六十一年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岐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閭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窳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塉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

聞聖道遂躬造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偃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為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磨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風正采氣薄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龐魏氏傳

李 塏

龐魏氏蠡之龐家莊人夫龐娶隣邨魏家蕞魏氏女邑令以賢詳聞上吏曰龐魏氏因以稱氏夫早卒守節不嫁祖姑徐姑董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勤女工織棉布日一端或給之線為織每端必長一二兩曰漿纏所滋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躬耨而不與男子交語比隣不過往祖姑八十餘目昏躬負之如廁向曝返牀復負入姑亦耄壽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喪具資氏曰吾貧暫貸用必

償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皆補完樞發

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無子孫吾在即其子孫也可

代乎姑之窆以夏六月雨水彌塗氏躬衝水泥擗踊長號從

觀者皆為流涕二女有甥雍正三年邑大水饑 朝廷開倉

令有司賑邑令喬查饑民過其門見室戶零落日此貧家也

盍告賑里役曰寡婦曰寡婦吾民也若饑則與之里役戶外

呼之告以故氏曰氏固乏炊然問食 朝廷米償否役以白

令令曰賑也何償役復之氏曰償則食不償吾辱婦耳何功

以報 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鍵其戶再呼之不應令歎息去

大學士高安朱公一女孀守其舅姑不願也女茹苦數淡卒

不渝公一日使人視之與以金為養女曰吾待亡且夕有何

支費而以金為且吾公素矢廉此何自得之郤之歸與氏判

貴賤而高義南北輝映云邑令具刺拜氏歸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郵而致氏又辭不受役請曰邑父母養汝節可拒乎氏不得已奉刺及米置於案拜而受上吏聞皆賢之謀旌表其閭其族黨公選近族賢者為嗣以世其家

李堪曰異哉龐魏氏朝廷行仁匹婦守義而仁不能加之抑廉恥尤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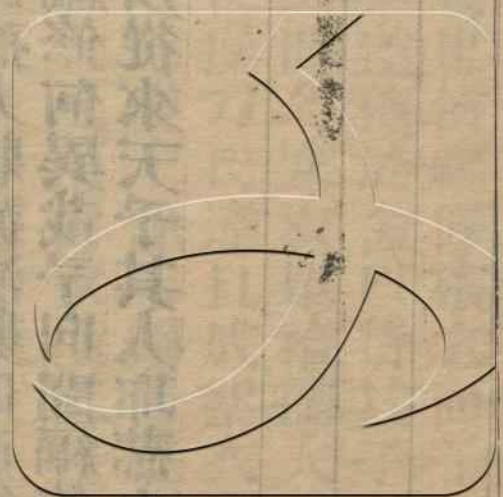
陳孺人傳

王源

孺人李氏福清人陳編修夢雷之妻幼明慧性至孝父母鍾愛之及歸陳氏與編修相敬禮如賓姑病不飲藥疾革終不飲孺人涕泣跪牀下竟日捧藥俟夜不解帶姑憐之強進藥乃瘳初降將耿仲明守福建日靖南王死其孫精忠以賄得襲封歲甲寅吳三桂反雲南精忠亦叛編修陷於賊力拒僞命不受陳盧實從閒道請兵兵入賊遂破久之至京不得白被逮戍瀋陽時編修父尚存孺人例從遣而孺人父病篤不得往視刲臂肉齋往療之有昏仆縣役立趣發飲泣辭舅舅悲痛不自勝孺人哽咽慰藉之登舟去而齋臂肉僕奔至曰翁死矣孺人呼天一痛絕血淋漓襟袖良久甦於是舟已發一女六歲置他所未一訣也孺人習書史明大義時時以義

命慰編修編修安之而遷客過藩者多以編修爲歸李子
和者編修同年友與張粹伯皆山西知縣年七十謫遼左皆與
編修相依其歿也皆編修殯之而子和疾篤孺人勸編修迎
至家調攝之卒遂殯於舍以待其子又有同年子來迎其先
櫬盜劫衣物去時冬寒衣單給孺人曰是孝子順孫可令一
寒至此哉卽夜操刀尺達旦成絮衣二贈之編修雖遭難而
義聲益著蓋以此後十餘年編修益困遷白雲寨爲力耕計
六月驅牛車值大風雨山水橫溢沒轅度嶺千盤而上僕痛
牛喘乃下車相扶從樹蔭中杖策上選石暫憩孺人曰山水
清奇不減故園風景顧老母在吾心戀戀否則終老此地何
傷也意以慰編修而編修悵然不懌及抵白雲未兩月孺人
卒先是編修未婚入翰苑遇恩孺人先受封而後合登燕邸

及假歸孺人歸甯命服儀仗鼓吹家人抱三歲兒乘馬從之
觀者以爲榮末幾變作陷賊蒙大難二十餘年幾死者數流
竄萬里卒死窮山荒谷中求一生還不可得嗚呼傷哉
王源曰予讀陳孺人狀流涕數四而後爲之傳以孺人之賢
所遇若此與編修何異哉予向聞編修被難始末爲之嗚咽
扼腕然則禍所從來天乎其人耶悲夫身世遭逢之感有不
可勝道者矣



書楊復庵遺事

儲大文

楊復庵先生庚午得解謁主文姜公熙及公進之喜甚且曰
 毘陵楊侍御某省試師也其人自陷別途今無可說雖然以
 吾故必往投刺慎無忘也復庵歸至毘陵如言投刺楊久絕
 新貴人問得刺喜甚急整衣出候而復庵以逸去矣姜公後
 聞之竟無言也嗚呼復庵之烈也有以夫明季士大夫當其
 始進尤飭門生禮而復庵曾不少假於師之師也此蓋自力
 於塗炭衣冠之戒而豈矯枉過正之指也哉然愚獨怪其能
 嚴於師而往來馳騁曾不能自禁能以其身殉國而門戶異
 同之見曾不能視輩流少息也此又何哉語曰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然而尺不必不累寸長不必不賴短夫復庵之嚴於
 其師之師也此門戶異同之見尤不易化者也而復庵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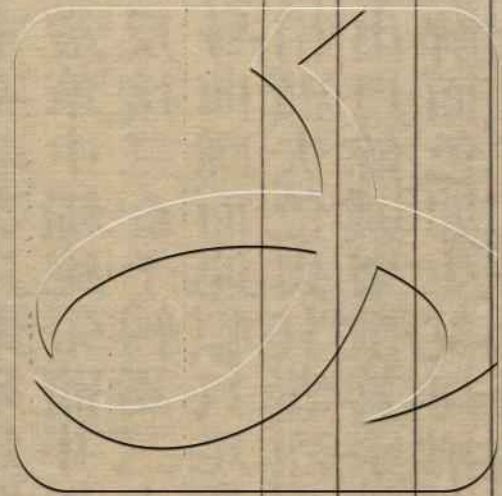
護門戶黨同伐異也此所以馳騁於聲華文藝之末而役役不自禁也然殉國之烈生於此矣嗚呼是豈可以一概之辭論之也哉彼役役馳騁與復庵同卒之身敗名滅至反出其師之師下者豈少也哉而復庵諸公會不能先辨則又黨同之失也

三烈女紀略

王步青

三女姓王氏金壇人其二係府學生王潺金之女其一爲處士王逸三女居相邇同事女紅動止有儀言笑不苟家在長蕩湖之濱值明末湖濱姦民聚衆爲亂白晝劫人三女奉親命以小舟避匿叢葦中糧絕采蒲芽以食賊覘知之令其黨十數人操筏至反接三女手縛焉三女背相倚手相持牢甚至湍急處忽併身曲踊而連頓其足筏覆與賊俱溺其泗脫者歸報其首皆相顧失色畏其義烈焉明日賊屍縱橫浮湖上惟三女屍不出月餘賊衆散其家就其處求之屍方出水三體猶連結不解面色如生父母拊哭之披其手始開時亂後無所得棺潺金家有三格大櫃遂合貯三女屍葬於湖塢其後冢間生三樹所發枝必三極有連理者人咸歎爲節烈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七
所感云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七

傳狀類四

七賢傳

全祖望

明萬厯天啟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固百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啟辛酉舉人也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既入奄幕陰鷲深賊罷官後尙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淨石故廬中嘗歎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尙無大敗行阿兄披猖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弃官去丙戌而後難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尙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尙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尙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尙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尙書大雷山中微言勸尙書殉

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泊翁洲石浦之閒兄弟竭力資其屣履其後求周公囊雲銘尙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成兄弟一慟而已嗣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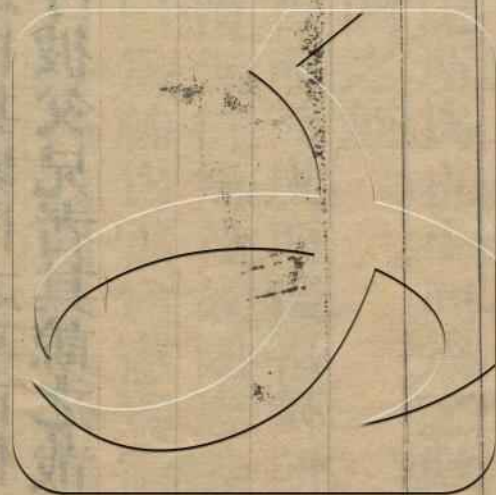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盾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馮都御史雷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閒遂以坎軻拙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曰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善經學元元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

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尙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旦梨洲座上或言天啟時某物贈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尙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

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爲之辯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父兄者其諒之哉



孝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常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切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豈稚無後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刀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詞屢愬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寃痛者乎遂別其母當呼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

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大吏有司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筆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者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尸李嵩戕蘇謙謙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沈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令已論正

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汚有邑公子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媪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惘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懲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

王大夫述

胡天游

甲辰二月予白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

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
 蹙然於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於若土乎訟息乎獄
 馨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
 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
 若何曰吾大夫為治訟即不息而聽以平獄即不聲無濫且
 有卹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擒於庭
 治而諭勸之時時俊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
 當事無有惑是盡心於民彼利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
 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游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嘗以
 至焉郡百數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
 壤連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於盜祿血國豈不謂
 遠哉如必子之云古吏之良也於今其奚獲焉予聞而喟然

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
 頌三代之下所以為治者既衰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
 俗為務後世益始選舉術乖託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詔賂
 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誅不服其贖而嘻若王大夫於虞非
 有異施家感人說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其信然乎吁

書周遇吉傳

胡天游

遇吉死且百年其為人稱道至今勿絕然考當時所以死者
 傳說各不同予至甯武得榆次人王璠所作節錄補聞一篇
 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陴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聞之乃
 使人縋已城下見自成罵竟為賊磔殺及問其故老言往
 往於璠合於是知璠之可信其書事直而不掩而近世傳稱

遇吉徒步巷戰被矢若蝟爲賊懸於竿射死之者之陋且妄而無足觀也且忠一也有爲之而得其至者有爲之而不得至者遇吉武人能不惜其死以身糜賊誠壯且勇惜其未能審乎義之不當出爲忠而不得至是其所以爲武人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嘗置短刀靴中曰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觀光弼之事可以論遇吉矣使其知甯武之故不可守引兵而東據險扼賊令毋犯京師上也不得已而守城破自死又不得已或城破見執以死其猶耿毅而光明奈何賊未入守未潰遽自縛以授哉予是以未嘗不哀其死而尤恨其失也

書趙萬全事

胡天游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畱所者應麟

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忘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遽大痛食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於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母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卽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富貴久客畱落控忤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潰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閒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旣獨行求父邏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肝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榴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骸之殘委溝野者剝膚血滲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號呼於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已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於背以行久之乃至馬

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顧已鬢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棹封之樹之柳亦拱於原得示子矣萬全聞言擗地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壽予雖然固甚不安於藁痛若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馬邑人相聚觀少留之不可萬全旣歸極勞動養其母母亡舍於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爲祠之廟琢石旌其門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振東肅甯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仗人枉色然傍不可數怒扑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短眇視若尪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喑思因事自立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數千一日合攻肅甯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令曰此喝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使走曰令手礮擬渠礮炸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中渠渠糜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益多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故也

書李晉福

胡天游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為僮崇禎中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為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即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倖時本乘馬馬為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為已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愆負氣不能為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為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

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為代遵譜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敘柳氏僮

胡天游

越柳氏者嘗尉蜀券蜀兄弟三人為僮曰大曰二五皆呼為兒後罷攜之歸任勤苦事瑣細不盡於柳柳遇之暴不怨也鄉人多憎柳者導使亡僮曰翁為父固猶子也見子奉父未見逃父者則以告二五咸若兄言數年柳死子益貧先喪伯仲季與兩嫂日求分將售所居宅僮進叩頭曰主何析也

是舍甚完翁固買遺子孫死未幾而安他人是大恫翁靈也且主東西庇人字終不適而贅尤非便誠患朝夕者兒帥二五佃田力生穀傭以供漁販以給終不敢貳其奈何自弛因遂涕泣季與兩嫂皆感動乃不復分或曰僮為義以名博者與季非有骨肉親不可解散且翁酷之久孰無難焉而願盡於柳信夫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彼忠為臣者蒙忠圖社稷罔身是計而奚他利焉春秋之法善善欲長推物於厚也聞善而疑者絜己以薄也僮誠名吾猶將義之况魯而載以悃者與彼名之疑者吾又烏知其所信於實者何等耶其或未學於春秋者耶而謂天下之果難於善而忠信之行之皆出於非其性耶僮今且四十餘二五力尤壯時出入鄆市予並識之

司衡君傳

胡天游

衡於物為用也博有君子之道焉余徧覽稗史古今滑稽之流其於食飲器幣昆豸草木而假文辭者略徧獨少及之者試列其事以為傳云

司衡君衡程者棗氏人也其先有事秦皇帝為治書御史始皇勤嚴政事令捧石侍左右受決獄市文奏必使較輕重至與石等不然不輒休始皇喜退而笑曰侍史實佐予無何燕客慶卿來獻督亢因以劫秦皇秦庭大驚擾亂御史君亦暗仆柱下頤之事定惋咤曰秦法羣臣不得持寸鐵上殿而吾實縮大椎厠楹楯閒不急取撲賊而夏無且獨以其藥囊為功因遁去潛以術導陳平方因賤為社宰謹奉教人咸悅服之由此名大起以至漢相然亦不能竟其術也漢定天下

無意修禹和鈞周武王權量法度之政君知其不可遂隱化
勿復見而其子孫多散居市肆與駟僮者游閒亦有顯者至
君蓋數十世矣君始震數有怪徵太史占之吉繇曰黃鐘之
宮會黍始翔日紀月次與時偕行稱物平施天星煌煌利以
順動不利於藏既育狀頽瘠而黔白瘧若鱗甲者千百繞背
腋父老竊相謂曰昔劉季左腋七十二黑子而應帝王而其
祥如此庸知其紀乎君性沈默不言嘗有平天下之志願不
肯苟求用人以事相與或就請君君舉數示之皆意得釋然
退無復軒輊爭君所交游惟與鈞州權氏稱最善起卧居處
不少離常曰世非子不能用我亦舍我無所用子沛公於何
固若左右手者也其相愛信如此以故權氏借君亦見重於
世世以權雖椎魯少文不如君而厚重過之其後竟以功受

封邑於鍾衆因以稱云君始仕小官金粟鹽鐵瑣碎之司無
不歷凡所定法咸奉以爲準尤無少乾沒持身潔然若未嘗
親其事者時宋景嘉元年求賢良士聞君名徵入拜司衡卿
詔曰朕唯保衡側遲久矣平準之任願有寄也然帝方恣虐
屢歐踐宗室嘗以湘東王或體肥碩號之爲猪王它日君入
朝握鈎鈐佩印立殿庭側帝命左右持建安王休仁山陽王
休祐及或竹籠而盛之願付君以爲樂笑君諫止之不可因
遂發憤頭搶地踊及雷聞抗言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弄諸父
爲戲何如主乎臣卽荷提挈亦執法持平以事上餘非所知
也時帝驕甚諸公無敢諫驟見君若是爭叱呵或挾持使謝
君愈強怒罵曰若曹徇曲無能斤斤銖兩繩人主而顧擠吾
直乎因絕其冠纓頓或於地上大怒斥出將斫折之乃獲

免君既放歸不自悔徧游人家或混迹列肆已而歎曰楊惲所謂汗辱之處也雖然三人之司必有聽辨吾苟平其政不謀其利亦何愧於身哉於是徧召其族人而戒之曰昔吾祖秤嘗仕蜀以均平公正顯名當代諸葛孔明亦尊慕之嘗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吾父兄弟篤守其道以是爲宰相天下可運諸掌以是爲廷尉當平反無冤民以是稱進人士大小不遺而皆當其用以此爲郡守則廉平最世世萬子孫幸無變也苟易其數而從人取予則非衡氏之風矣第與莊周之徒素不協肆意侮君至欲相摧折君不爲動而學浮屠者顧往往援君謂契乎方等之教也君大宗曰剛氏材能任重大然非人肩負而薦升之尤不易用而其族遠孫曰戈星者性輕便形質眇小特多宜於人人或出入必與偕君

聞之笑曰吾有功於民甚大嘗依戶牖閒是小有才脫刀鋸之餘幸免銷骨之憎獨美宮室以居據金刀之資司度支出內之任朔饑侏儒飽又何怪耶然出沒褊袖人得狎褻如倖夫弄兒甯足論乎其居天平郡者亦與君爲同姓不可小事試當大議論必重扣之始爲理其平然君雖抱道自以爲合於聖人之法而去古浸遠儻薄者視君爲少能不足任用其子弟又見奉其法之難合乎人也而時方盛尙桑孔宇文王鉷之術於是稍盡變去崑務出入多少迎媚人由此君益衰未幾老且病瘖之環於背者半銷滅類癡孔然或戲之曰神龜七十二鑽而智未盡也今君鑽愈多然計數亦愈耄矣而其友權氏亦厭苦君不識通變旋引去與其俗之善俯仰者游君廢然卒其後有稱者曉治麻嘗閉閤室中置炭驗輕重

推陰陽修厯者以爲候河堤謁者以善占驗歲使視黃流准其縮盈仕唐神龍中嘗副昭容上官氏第文章甲乙稱旨素與梁公姚崇善崇把佩鈞謂之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爲公侯欲使子爲曲則曲不可爲欲子爲直者司衡君固不用矣稱默不應崇以爲有先世風於是作箴貽之太史公曰衡氏受姓最古在舜巡狩時合四姓侯召見考校所謂律度量衡者也後嗣勃興趣平物爭昧勢拘古卒廢無迂順時抑揚與爲嬰兒要之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哉

江先生傳

劉大櫟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卽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尙多闕遺乃廣搜前載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粲然可觀其平生所爲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厯其書則有厯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厯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

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爲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鄉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脩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爲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游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脩

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闥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閒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粹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此士之迍遭憔悴爲舉世之所不爲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脩

汪烈女傳

劉大櫟

古之人以死生爲大而孟子別之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可以死而死死之得其道者也可以無死死之不得其道者也可以無故而責人以死者其死之大端有二曰臣死其君婦死其夫然予以爲臣之死君與婦之死夫似同而實異君臣以義合故曰合則畱不合則去夫婦以恩合故曰壹與之齊

終身不改後之儒者不明於聖人之義乃以夫婦之道爲君臣之道第責之以死求其不改適而已夫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有共事之義焉而以臣之食祿爲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事一君則不復可以去而他適是以臣之事君果如女之適人夫所謂君臣者豈竟同於夫婦哉何以處夫伊尹之就湯而就桀何以處夫孔子之去魯而之衛之齊是伊尹孔子皆改適之女也殷紂既亡微箕且不從死况他人哉嗟乎子貢子路孔子之高弟彼且必責管仲以死矣何怪乎後之儒者哉古之君子見幾而作固不待國之危亡早已潔身而去矣是可以無死也如其勢不能去或嬰守土之責而城陷是可以死者也可死可不死之間此之不可不審也後世女許字而未及適人或爲其許字之夫死夫未及適人

是未嘗壹與之齊也顧且死是死之不得其道也雖然有迫之以不得不死者張巡許遠守睢陽城陷而不死將何之歎之喻邨有汪氏之女年十五未適人也於邨中觀劇而有強暴者要於中道而欲污之雖其母與兄奔救而歸明日女卒投繯以死是迫之以死而不得不死也於是朝廷正強暴之罪以女爲烈建坊而旌之吾獨怪後之儒者混君臣於夫婦且爲之說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適二夫不學之徒習聞其說而信之故余於汪氏女之死有感於君臣之義爲作烈女傳

少宰尹公行狀

劉大櫟

尹氏故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九傳而至公之曾祖邑庠生諱先知有隱德鄉里咸稱之祖諱澤升邑庠生父諱

公弼業儒以公貴俱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之女也旌節孝封太夫人公生三歲而孤太夫人苦節食貧口授論語諸經教之以義方其所以課督之者甚嚴其於四方之士必賢豪長者然後與之交故卒其所成就爲天下之碩德名儒公既長爲顯官而太夫人猶嬰兒視之有不當其意太夫人輒對案不食公惶悚卽長跪以請不命之起不敢起也蓋太夫人之教與公之孝相賴以成此其所以名動天下上徹於天子之視聽而四方尙德之君子咸願與之交歡而每以不得見公爲憾者也公諱會一字元字健餘登雍正甲辰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典試廣西升授考功司員外分校會試易經房得人稱最盛天子以爲賢出知湖北襄陽府公之治襄陽多出太夫人經畫郡人佩其德作賢母

祠而刻石以紀其事公辭之甚力不能止也城有老龍隄起萬山迄長門延袤近千里皆壘石爲之五月漢水暴溢堤石盡傾公出帑金重爲修治至今民賴焉又建八蜡廟於城南社稷壇西以爲民祈報之所然乃皆出於官而民不勞襄陽有書院而士人或無書可讀公爲購經史百家藏於中以資諸生之貧乏者治西三十里有山隆然相傳爲諸葛隱居公爲建草廬其上其慕尙古之賢豪類如此知襄陽五年天子以爲賢乃移守揚州而是時西方方用兵公以料理軍需畱襄陽明年閏五月始至揚州至則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而以城西保障河襟帶蜀岡田疇藉以灌溉乃爲菽其淤澱以資市河之蓄洩民咸賴之往年鱗魚初出漁人取以獻豪貴之家有賞至數十金者公躬節儉以化之適同

年生以是爲饋餉奉太夫人命堅辭不受既治揚之二年天子以爲賢於是卽以爲兩淮鹽運使郡之東舊有安定書院歲久傾毀公與商士徹而新之而揚州之士子多興起於學公少而卓犖多才遵太夫人朝夕庭闈之訓言動皆必以禮稍長讀書益悟浮華放浪之非深究伊洛之源流蔚爲儒者宗師其學以誠爲本遇人無等夷一待以肫懇之懷故士之得於目見耳聞無不推爲長者而性又至孝其事太夫人誠至禮備上達九重自世宗憲皇帝已知其賢能數畀以重任至今上卽位尊崇孝養推恩錫類愈加顯擢於是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公以私販之多由竈戶之私賣餘鹽請自今鹽有餘則出官錢買貯之以配商引而私販賴以稍息踰年遂超遷河南巡撫公膺特達之知益感奮自勵推誠竭力勇於爲忠至則備陳郵民之宜與士民約法六章創建營倉以濟兵食豁減陳畱園鄉之額徵諸所施設便於民者甚衆而是時河南開封等處四十七州縣大水漲溢公勞心焦思謀所以撫綏之方甚備其大略曰無食者暫予以一月之糧曰無居者暫予以葺屋之資曰緩征曰減糶曰貸倉米曰移他郡之粟曰留漕運曰助籽糧曰勸富民使之相周曰假富民有餘之居爲貧民且夕棲身之地曰建棚舍以安流亡曰免米稅以通商賈曰及時興工以資丁壯曰多種蔓菁以代穀食曰捐施藥餌以療疫癘曰延諸生協力以供稽察凡此規條十六事而要以因地隨時便宜行事爲本故其所全活甚夥至今居官者多奉以爲法河南素多盜災祲之後滋益多公廣爲捍禦清保甲考客舍甲夜禁又於伏

國朝文金 卷六十一 傳狀類四

牛大隗重山險隘之區增設巡檢官而盜亦不能爲民害公心虛善下平生遇朋友相規以善則喜動顏色其賑水災也有諸生郭善鄰等四人陳救荒之策公卽延入訪問多出公之已行者而公與之言終日不厭也公之爲治一以仁厚愛民爲務而臺臣或言公好爲寬縱乃人補副都御史是時上方甄別官司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令改補京員公上書以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惟協於克一然後能使臣庶信從今旬月之間前後違反恐無以昭法守也 上嘉納之公矢心以誠其平時爲人謀或與人言無不周詳切至其在 君父之前尤懇懇欵欵言人之所不能言 上亦以此信任之屢稱其忠厚謹慎公性利易與人交上下一無所忤至其守 國家之法雖當世之巨公貴

人不能奪也公在臺甫及半歲正色直言百官敬畏其風采

上亦方嚮用公而公以太夫人老病遽請歸養 天子鑒

其誠許之卽日就道朝士多嗟歎以爲賢公旣歸博野太夫人喜病亦尋愈公侍養五載暇時益讀書稽古究斯道之指歸務在躬行實踐所與四方之士大夫往還書問無非相規切以義求所以行身植志之方質疑辨難一以明道爲己責而因以興起鄉里之後學公少時嘗讀義田記慕范文正之爲人後見朱子社倉益欽仰其意其知襄陽旣五年祿俸稍有餘卽創立東章義倉以周給里黨東章者公所居博野之邨也至是乃復捐千金以修博野之縣學又創立博陵社約使相勸以善而同里赴約者十二人又創立博陵義館請有道而能文者一人爲之師而同里來學者十七人蓋公之誠

心愛物不私於一己類如此乾隆九年七月太夫人卒公既性純孝而太夫人之賢又爲近世所希有公感生成之德當五十不致毀之年而哀毀逾於尋常遂得疾時時發作而治喪之事一準古禮經及朱子所輯家禮喪禮久不行公乃斟酌其宜而變通之著有從宜錄乾隆十一年三月公之服未闋也而天子卽授爲工部侍郎俟其服闋赴任及是冬十月乃之官未踰旬而天子使督理江蘇學政江蘇文勝事煩劇公倡以質行乃申明小學之教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平生所以自策厲者與諸生共相勸勉公素慕望谿方先生先生方以老家居公按行至金陵請益先生以公有使命辭以他出不見公曰無害吾以親師也苟有言當奏之天子耳翌日公止騎從於外徒步直造其廬親操几席杖履北面

再拜願爲弟子先生乃置酒歡然而罷聞陽湖有隱君子曰是鏡者敦行孝弟講學於舜山去江陰使院三十里公親枉車騎過訪旣歸卽草疏薦之當是時公年已五十七官至少司空矣而禮賢樂善孜孜如此戊辰之夏天子復擢以爲吏部侍郎公校文詳慎每去取一人必反覆移時積勞損氣是時六月天方暑疫癘盛行幕中同事半已病而公亦感風成疾公恐精神之不及試事之不詳上負聖天子惓惓以作養人才相委之至意且憂且懼遂至不起然自得疾以來十二日假寐寤言大抵皆公事也至其家人生產未嘗一語及之公爲今天子之所深知眷注優隆使其歸朝方將任以論道經邦之職而公旣卒矣嗚呼是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也哉公娶蘇氏子二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啟銓

廕生女三長適國子生刁世疇次適翰林院庶吉士勵守謙
 次幼未字大櫬獲與公子嘉銓游其見知於公自始至今十
 六年矣公之言行得之於聞見者為多今公之卒也大櫬適
 在使院中故為條次其大畧如此使世之有道德而能文章
 者得以考焉

書王勣還金事

牛運震

濟甯靳子宗著為余說王勣還金事甚長者勣少喪父家貧
 落父迺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然勣微知之亦未
 知其如於券數者久之勣家稍稍振因戚友求倪券驗議還
 其金倪氏恚曰王君乃不長者我耶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客
 且大飲噉勿復者王券事後王氏客抵倪門如索債者數輩
 倪悉大飲以醇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以為常
 最後請靳子等三人抵倪氏靳子大言曰今日為王券事來
 今日不博不飲噉君速檢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為
 靳所持強登樓檢債藉得王氏負目敗塵中出以示三人則
 纍然五百金也初靳子不意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齟三人
 者瞠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我

不出此無以謝君此惟王君及諸君若何耳我何知有五百金靳子因過語勸且致倪氏言勸仰面視靳子君等乃以我爲償金而求讓金者耶因泣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謝倪及諸君孰能起亡父受讓負者縱少復一金如吾父地下反側何居二日卒滿致倪氏五百金而爲詞以告其父更招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噉極歡而罷

牛子運震曰勸誠長者哉靳子嘗強余論序其事余官西陲十年而不有囊一錢至無以歸歸迺從同官丐貸數百金訖今不能償也於戲余迺慚王勸余復何言哉

汪玉然傳

桑調元

汪樹政字玉然考秉明萬厯閒江南下注巡檢禦賊死之監察御史王立賢表其閭曰奕忠第者也時癸丑六月賊掩至夜火四起衆欲走巡檢持不可卒土兵力戰矛洞胸死公子樹敏從陷陣奪父屍矢損一目而樹政年十六亦奮呼從槎中足足折賊怒巡檢拒敵併力攻特急樹政從父兄殊死戰衝突煙焰中不少懼卒協獲屍歸賊不敢躡其後事定上官諱抑不以聞旌卹之典缺如遂歸鄉里後樹敏一出爲輝縣丞樹政竟服賈養母終其身著勲旃錄訓子大指言五倫俱歸於孝語質而理足與經傳合其會孫鑒旣爲巡檢立家傳而屬其友桑調元傳公子予惟公子大節在從父兄鏖戰故連父兄書之秉字懿卿樹敏字襟春餘姚人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八
桑調元曰父元殞兄一目眇而身折足以擊賊語全而歸之者其必在是矣公子從父兄執干戈以衛社稷其不爲童子錡之續者幸耳豈不偉哉卑官死禦寇弟子輿尸而上弗知有明末造之事可知已嗚呼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八

傳狀類五

書魯亮儕事

袁枚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閣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睜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

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
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甯肯捨已從人耶魯
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
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
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毋游京師十
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具
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
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
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
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台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
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
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人田公南向

坐而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
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
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甯有是耶皆曰無
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
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
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
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
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若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
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
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
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
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默然兩

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
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
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
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
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
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
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
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
健兒學羸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王尙書傳

夏之蓉

王尙書安國字書臣號春圃先世蘇州人遷高郵祖式耜通
五經副榜貢生父晉祿拔貢生教授百人爲名儒尙書稟承
家訓熟精宋五子書性孤介不苟台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
甲辰會試第一名 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初謁座主高安
朱相國相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尙書竦
然受教十年典福建試遷國子司業十二年以侍講督廣東
學政累遷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其教國子必以濂洛關閩之
書抑營競務實踐在粵嚴教官校士之法闕院署西齋簡士
之尤者親爲講授復周恤其貧使一意於學今 上卽位之
四年入爲左副都御史晉刑部侍郎不踰年晉左都御史巡
撫廣東尙書之官翰林也孤介挺特如諸生時惟高安深器

重之亦未及薦也自司業為侍講督學甫一年其晉學士僉都又不過數月且方就道抵任無援於朝無推於眾皆出世宗特達之知及世宗升遐我皇上繼統澄敘百僚尚書方在五嶺之表遂能以其素履結主上知數月之間官五轉入總臺綱出釐南服可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高而不危極遇主之隆者也先是撫粵者卓異非其人尚書糾之上即命代撫粵固辭不許至則貸宿過予自新卻額餽糶積猾理寃振滯興學勸農及計典察吏不尚苛刻每歎曰人才實難官數易則民不靖而吏滋奸且大吏平昔董戒何事也在任三載嶺表稱治八年內召為兵部尚書丁父艱歸里服闋遷禮部尚書究心典制每有正議人不能奪時聞有龍異撫臣疏請立廟祀又東粵請勅封雷祖悉建議闢之其窮

理持正類皆如此二十年夏晉吏部尚書尚書起家寒素由巡撫入為尚書衣食器用不改於舊公餘則杜門矻矻如老諸生中年喪偶不畜妾媵子念孫甫亂相依同寢起者十餘年常欲取朱子師弟問答之語裒其粹精以附章句未克就卒諡文肅

論曰予少從尚書贈公學每與尚書論道學之旨浩然知人之為貴也尚書幼有操行以古人自期待居官時克稱其志迄今中外士大夫稱典刑者必先尚書尚書奏疏不存於家予特撥其行事著於篇待史氏採擇焉

翁孝子傳

夏之蓉

翁孝子名運標父曰惺菴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遊其後客死於楚家人不知以為遊故自若也孝子事母謹有姊一人

恐竝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稍逾年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出五年旁皇無所遇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之新塘遇老父焉老父故有弟覆舟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畱屍物爲驗至是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遂昇棺以歸孝子後守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祀終其任論曰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其父芒祥數千里出久遠既土之屍於不知誰何之中使粲然明白復其處思之能屬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屬不經然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於思者其知之矣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眾壯其意皆曰諾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梃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四訐遂移神器時士大夫偕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者鮮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書文衡山遺事

李果

予與崞縣令石君稗齋晏語及文衡山先生稗齋曰向見別集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暑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杯陳榻前將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幃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閤者給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強畱先生所權子母利月請給之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資沒而其子不知也請於先生先生如數應之其夕子夢父怒責曰文先生長者吾往以失館盡歸其資矣篋中某書卷末有次第筆記可稽也亟以還否者吾不佑汝其子乃以銀歸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償之矣此五十金以吾子窘敬爲故人助喪耳勿辭他日爾翁

見夢幸告以吾意按先生當明宏治正嘉之時文章德望著吳中奔温州公喪却千金賻寧藩召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見於王弇州傳蓋其行義若此若二事者於先生爲細行矣然能周旋於隱微之際不輕暴人之過失非古之行隱德不欲人知者耶直不疑償同舍郎金載在史書若先生者高出於不疑矣稗齋亦奇士長洲人讀書不三徧終身不忘作令晉陽有惠績子交山陰縣丞軾之壻文氏族孫以是知之爲詳云

尹太僕傳

李果

太僕姓尹諱明廷字冀階長洲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平樂府知府先是王師破張獻忠於蜀其餘醜白文選艾之奇孫可望李定國各擁衆走黔蜀奉故明桂王稱年號後

文選之奇與可望相繼歸順定國挾桂王出駐桂林與故楚撫何騰蛟合定南王孔友德統大軍南討騰蛟戰死定國倚常熟瞿式耜爲畱守詹事江陵張同儻爲楚督同儻未之任大軍已抵桂林畱守楚督同時死定國以衆來援乘大風雨帥所部裸袒五百突擊定南王帳幾潰是時諸遊宦滇黔楚蜀相接連之境者見定國勢張甚皆改冠服向定國定國過平樂問尹太守安在其前部已反接公至定國欲降公公大罵曰狂賊死吾分也何多言定國怒去公衣束以魚網繫磔之公至死罵不絕口順治十年七月十九日也王師旣平滇黔桂王定國先後走死緬甸公嗣子宗文跣足至粵西求公尸不得日號哭於途遇老嫗告曰尹公守此土四載有憲政其被害也老婦與三人埋於某坊之側今獨我在耳爲指

示其地掘得之宗文齒指血瀝滲入骨因負以歸江撫都御史某公上其事 詔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其子某爲河南柘城令初公之從兄明徵邑諸生當崇禎末年聞國變攜其妻徐抱幼女赴井死子卽宗文也尹氏何多忠節哉其家在郡學前訪其後人已他徙而經其址古木頽垣英風其猶在也

范文肅公傳

李果

公諱文程字憲斗號輝嶽姓范氏其先自忠宣公第五子仕宋爲樞密院料理官諱正國者扈元祐孟太后至江西遂家臨川三傳至廸功郎諱良讜者復徙饒州更六傳至明雲夢縣縣丞諱岳者坐事謫遼東瀋陽岳四傳至錫成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兵部尙書忤嚴相嵩去位錫生沈沈生楠三世皆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如公官公楠仲子也少沉毅讀書通大義年十八補弟子員天命三年戊午 太祖高皇帝定撫順公始歸國從定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甯 太宗文皇帝嗣位拔置公帷幄天聰三年從蹕入薊門克遵化將偏師往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皆下之 太宗自將臨永平畱公守遵化攻者甚盛公突圍力戰拔而歸授阿達哈哈番四年以公爲秘書院大學士領機密五年師圍大凌河軍以城降後降兵有陰戕部帥叛去者 太宗怒公從容進言全活甚衆又請單騎馳諭壁山軍軍降盡以降人賜公自是平旅順取平島征高麗服蒙古皆在左右每議大政 太宗必曰范某知不公或未與議則曰何不與范某議之公嘗以病出直諸務填委待公病已決之 世祖章皇帝

卽位闖寇李自成陷明燕京報至公以病詣蓋州湯泉驛召
決策公力疾趨 朝曰闖寇塗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討之
賊也雖擁衆百萬可一戰而破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
聲罪以臨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地之德殺者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欲統一
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又奏記攝政親王累數百言略謂中
原遭亂思擇令主當任賢以撫衆拯厥無告錄厥賢能拔其
德望素著者置之班行俾朝夕獻納擇其善者酌行之及大
軍入關定燕京悉如公計公安撫子遺起用廢官招集諸曹
胥吏收其文籍明季賦額屢加經寇亂僅存萬厯時故冊或
疑不可爲據公曰據此額猶恐病民可更益乎以功陞阿思
哈尼哈番天下既定公首請開科取士以收人才丙戌丁亥

己丑公凡三典會試得人最盛順治四年從征蒙古明年

班師是冬晉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太祖皇帝配祀上帝禮

成加一拖沙喇哈番 予世襲八年正月 世祖皇帝親政

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尊號晉一等精奇尼哈番時軍興孔

棘民多失業餽餉維艱公率同列上疏曰臣等伏見直省地

土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虧則兵餉必絀然民地

荒則軍屯可興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寇亂日久

人戶稀少窮民無力開墾請行興屯土著流戶願來耕者官

爲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便爲永業

編爲保甲使守望相助姦宄不生於興屯之中寓招撫之法

遠近飢民聞風踵至於興屯之中行救荒之術因條興屯四

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獲曰積貯轉運曰責成考課命會

議舉行十年二月 召公於 位育宮商權政事 賜茶
 中和殿憫公勞勩慰諭備至公跪奏曰臣蒙 聖恩推心置
 腹犬馬之力敢憚微勞時漏下一鼓命近侍送歸第明年八
 月 詔加公少保兼太子太保先是公以疾告 世祖親和
 藥餌馳 賜無虛日至宮保 命下公具疏陳謝復因請養
 病 上覽奏遲回久之乃暫令公解任俟病痊召用 特加
 陞太傅兼太子太師十四年 恩詔加秩一級遣工就第圖
 其貌藏之大內公居家聞四方水旱災傷則愀然吉月及
 朝廷大慶必力疾以朝 聖祖仁皇帝即位廕一子入監讀
 書康熙元年 特命公祭告 太宗皇帝山陵公伏地哀慟
 不能起以康熙五年八月薨年七十公志在安民在軍首戒
 嗜殺汲引人材保全善類如恐不及秉政三十餘年家無長

物帷幄贊謀皆國是大計外廷莫聞生平奏議頗多尋自焚
 其草故罕傳於世云子六人皆顯官仲子承謨總督浙閩遇
 耿精忠亂不屈死

擬贊曰孟子言王者之興必有名世如文肅公者當 國家
 景命方新首建入關定中原大計佐以一德輔以仁心武功
 既偉文教聿興受眷三朝終始惟一誠哉名世之士也太史
 公贊蕭相國何謂可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公殆幾過之矣

范忠貞公傳

李果

公諱承謨字觀公號螺山太傅范文肅公仲子沉毅果敏抱
 負偉岸年十七充侍衛順治八年辛卯 詔八旗茂秀子弟
 應制科公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點庶吉士猶聞日入侍十一
 年 詔免侍衛授宏文院編修晉秘書院侍讀學士轉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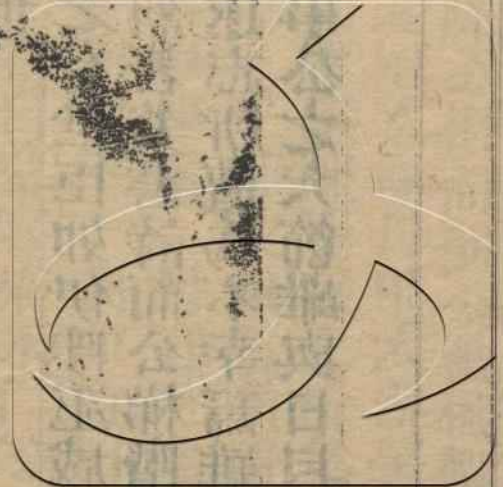
院學士康熙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明年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公至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積月餘不批答僚吏莫測一日忽俱下悉中機宜僚吏又相顧愕眙故事制撫受事三月後當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列狀公還之曰舍豺狼問狐狸耶翌日拜疏一時墨吏咸挂白簡所屬皆股慄浙故多巨猾爲民害公廉得數人立置重典餘悉望風竄終公任莫敢返里門衢台處三府積荒田十萬餘畝其初荒戶賠納戶逃派鄰鄰逃派及同區民不勝累相率遠逸州縣受其參劾公疏請蠲有 旨令公查勘公核其實以上遂報可十年浙江大祲嘉湖兩郡水尤甚公捐粟設糜借司庫銀八萬兩糴米於吳楚以平糶請改折嘉湖漕米二十餘萬石仍請緩征以俟明年麥熟又請應輸白糧六萬餘石願假三

年帶徵又請湖州辦絲十一餘萬斤悉交杭州織造以免南解江甯北解戶部運費凡撫綏之方不遺餘慮公素體羸至是疾陡作因力疏請罷浙人爲輟耕罷市制府以聞 詔公力疾視事明年冬晉兵部右侍郎總督福建軍務公疏辭不許請陛見許之浙人送者巨百十里擁舟不得前瞽者百輩亦向舟長跪願得一抱公足壺公衣入覲日頓首引疾謝 詔遣御醫就第診視 賜上方藥餌逾月 命馳赴新任閩藩耿精忠素驕蹇不法憚公威望初見執禮甚恭未幾吳三桂反精忠潛與通公察其有異而計麾下土僅三千人又與精忠所部習不足恃欲出巡海嶠簡鎮兵以遙制之未及行精忠佯言海寇至邀公議事巡撫劉秉政已陰附精忠堅促公行公知有變坦然按轡至則逆衆已蜂屯露刃矣公挺身

前大罵諸逆無道旋受誅滅逆衆縛之隘室公憤甚不食八
日不死乃復食精忠遷公禁室內公嚼齒大罵齧肉皆腐一
日遣秉政說降公揖而前公被械繫奮足蹴秉政仆地公在
繫二年冠賜冠衣辭母時衣溽暑濕蒸霜飈刺骨蟣蝨蚊
蚋攢嘅不已而氣愈烈罵賊之餘爲文敘生平及詩若干首
以桴炭畫壁上王師破仙霞嶺精忠夜遣逆黨殺公公笑
曰今日方畢吾事起索賜冠逆黨奪而擲諸地公怒以械
索擊其頭幾斃露頂望闕叩首曰臣死遲矣時某年九月
十六日也同死者自幕客嵇永仁等及隸卒凡五十三人精
忠既害公焚尸棄山野有泰甯人許鼎夜行亂石宿莽間求
燼骸負之明年至京師事聞上震悼遣內大臣齋茶酒哭
臨其喪二十一年精忠伏誅公子時崇親剖其心以奠公

賜諡忠貞 諭葬 御製碑文手書賜其家公博學強記讀
書之外無他嗜好 在史館議論鑿鑿生平嫉惡如讎一介不
苟取善詩與文遭難皆散失惟吾廬稿浙聞奏議百苦吟畫
壁詩文行於世

擬贊曰國家之有世臣如伊陟巫咸之在商召穆公之在周
皆以光輔之烈著美書詩而公梯階前勲建牙海疆獨以賊
臣肆逆殞命遂志所遭爲不幸焉雖然文文山不云乎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公之大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
 遷上元祖職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奇敏
 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勗以孝弟弱冠游
 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
 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
 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
 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
 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回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
 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
 歎會修樂律歷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
 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

旋充武英殿總裁 世宗卽位放先生暨族人還 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嗟歎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朞月開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三朝恩厚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賈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

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修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畱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卽以衰病乞休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平生言動必準禮法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違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遇得任子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祀顏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餽遺悉予嫻族之寡者耄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

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縑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書方先生傳後

沈廷芳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畊南徵士大櫬謁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教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某拜受翼曰雪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外孫文昌君子

也是皆吾故友故來答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隘巷先生曰願生勤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恆直殿閣無須臾閒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先生賜以贖慰曰生毋過哀滅性居苦次正讀禮時也後相見將以爲問答乙卯復遊太學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雲徵士彤訪先生於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聞之亟往謁相見惟策勵而已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趨某赴書局者則先生札也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況詹事文昌舊直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而格過之卽爲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

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併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概因論今文士惟畊南冠雲足語此畊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潔肯究心於經得吾賢而三矣開示近文曰生視吾文於古人何似中以何者爲佳某曰先生文追韓軼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哀辭爲不媿古作者先生然之已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生以迂慙獲戾宜也吾兒道章用字數以此諫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悅哉及某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諱之朝當言則言慎毋緘默以竊祿辛酉

先生歸老某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某作依戀語先生拂然曰生何效時世態沈生言是也追送出國門猶拳拳勗以學行壬戌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術也又寄書曰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於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有用之身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宮詹墓初先生爲查編修誌實由某請吾母責某曰汝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因述母命以請先生報曰愚爲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

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即為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
聲山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即是表之足矣丁卯
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某邸以望溪集昇某
悉先生尚健飯日箋儀禮因寓書竝緘藥物今年冬同門陸
大田編修嘉穎郵致先生手帖告用闈之喪方擬遣弔而忽
聞哀赴胡天不憖遺一老以為邦國典型為後進師承耶傷
哉余羈宦北海行日以情學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
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二十餘年受教
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各
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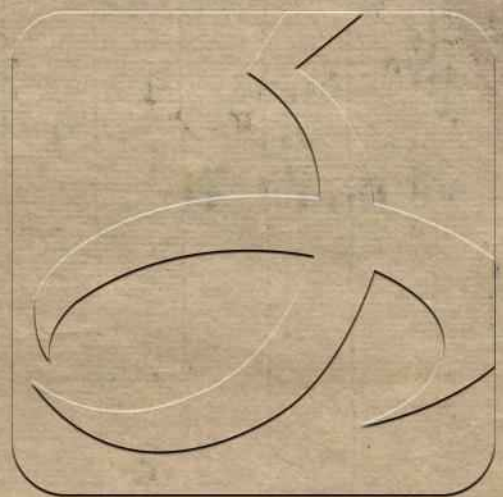
黃貞女傳 代夏之蓉

朱仕琇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
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
矣即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
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為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為父死則父
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
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
為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為婦未適人則猶為子死夫與死
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
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
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
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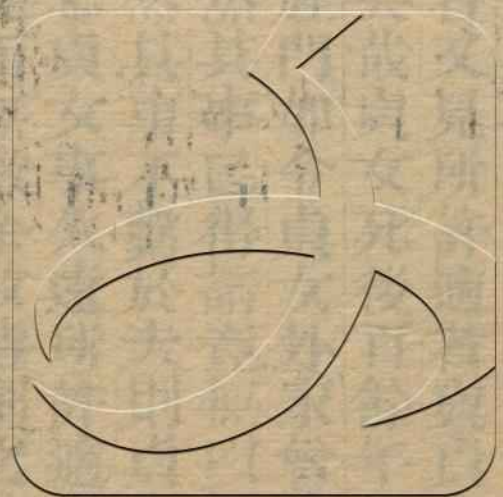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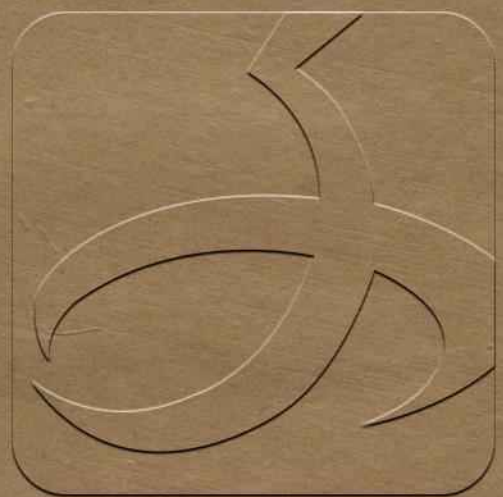
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重身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八終



行世門若生者又身所
見夫亦無在哉婦女死
之旁子孫得所
官雖春其日然
見雖未成婦
以傷貞女
曾孫之訟亦疑而
疑者不得以為信而

國朝文錄卷之六



70013809

